

當前美國的東亞戰略分析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U.S. Strategy in East Asia

巨克毅 *Chu, Ker-yi*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當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規劃與構想，主要受到美國全球霸權支配戰略的制約，一方面東亞地區受到美國全球反恐戰略的重要影響，形成地區性反恐合作與行動；另一方面東亞地區複雜的戰略情勢，促使美國必須針對東亞地區的未來安全發展，規劃與設計出具有地區特性的戰略部署與計畫。因此，美國在東亞地區採取一種多重性的混合戰略作為，針對全球恐怖主義及流氓國家採取優勢支配戰略；針對東亞地區出現的霸權或競爭對手（如中國），則採取圍堵與選擇性交往戰略；對於東亞其他國家則採取區域同盟與合作安全戰略。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目標主要在實現其全球戰略利益，爭取該地區的領導權，並企圖降低與打擊區域大國的挑戰意圖與能力。

Nowadays, the U.S. design of strategy in East Asia is mainly prescribed a limit to its global primacy idea. On the one hand, Eastern Asia countries organize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vities to counter terrorism, that affected by U.S. anti-terrorism strategy;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the complicated strategic situation, U.S. have to project strategic deployment based on the regional special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ast Asia security. Thus, U.S. adopts a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c implement in East Asia: primacy strategy for countering global terrorism and rogue states; containment and selective engagement for dealing with emerging regional hegemony or competitor; regional allianc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strategies for treating other Eastern Asia countries. In short, the U.S. strategic goal in East Asia is to accomplish its global interests, strive for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attempt to diminish the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of regional great powers.

關鍵詞：戰略目標、戰略模式、圍堵與交往、合作安全戰略、區域同盟戰略

Keywords: strategic situation, strategic goal, strategic model, 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 cooperative security, regional alliance.

壹、前言

美國自冷戰結束以後，已成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軍事與科技力量最為重要的霸權國家。美國單極超強的霸權地位，主要來自於其實行的全球支配戰略（primacy strategy），此一戰略內容認為美國霸權性的支配，將提供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與自由價值，並強調在後冷戰時期必須致力於美國力量於不墜，以避免新強權的崛起與挑戰。¹美國駐伊拉克大使 Khalilzad 曾指出：美國在全球的「單邊領導」較之兩極或多極權力平衡體系，更有助全球繁榮與穩定，且美國亦有意願與能力勝任該角色，故應抓緊形塑未來國際戰略機遇期，致力於美國的霸權領導。²在 911 事件之後，美國政府致力於全球反恐戰略，先後進行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且分別獲得軍事勝利，雖然戰後重建工作仍待持續進行，但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仍以力行全球重要安全任務，確保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維持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為主要內容。³美國學者 Ikenberry 即強調：911 事件之後，美國形成的大戰略已堅定地維護一個單極世界，在此單極世界秩序中，美國根本已無實力相當的競爭對手。美國不允許沒有美國參加的大國聯盟以謀求霸權。⁴

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規劃與構想，主要受到美國全球霸權支配戰略的制約，一方面東亞地區受到美國全球反恐戰略的重要影響，形成地區性反恐合作與行動；另一方面東亞地區複雜的戰略情勢，促使美國必須針對東亞地區的未來安全發展，規劃與設計出具有地區特性的戰略部署與計畫。事實上，美國為確保全球霸權地位，必須在國際社會中取得成員國的支持，尤其需獲得各區域

¹ Michael Mastanduno,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4(1997), pp.49-88.

² Zalmay Khalilzad, "U.S. Grand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in Khalilzad ed., *Strategic Appraisal*(Santa Monica, C.A.: RAND, 1996), pp.23-24.

³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6).

⁴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5(2002), p.49.

大國的承認與配合，才能建立美國霸權合法性，霸權秩序方能維持與建立。然而霸權維持往往必須付出相當代價，霸權國家除了要極力削弱國際體系中主要挑戰國的實力，另外必須盡量避免與體系中第二大國的正面衝突。在地區衝突中，霸權國家則支持區域主導國家的對手，圍堵潛在的挑戰國家，努力促使區域主導國家不至於發展成為區域霸權。⁵因此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構想，目的在實現其全球戰略利益，爭取該地區的領導權，並企圖降低與打擊區域大國的挑戰意圖與能力。

當前在動態的東亞安全秩序中，美國正面對中國的崛起與挑戰，⁶美國如何評估中國的崛起？美國在東亞採用何種戰略？美國的東亞戰略對區域安全的影響為何？相信這些戰略思維必須嚴肅的面對與因應分析。本文主要將探討以下四項內容：

- 第一、當前東亞戰略情勢與主要議題；
- 第二、美國東亞戰略的構想與目標；
- 第三、美國東亞戰略的模式與作為；
- 第四、美國東亞戰略對區域安全之重要影響。

貳、東亞的戰略情勢與主要議題

近年來東亞地區政經與安全情勢發展，一直保持著「政經多元發展」與「戰略競爭格局」的雙軌途徑。從政經發展面相觀察，東亞地區已有先進的日本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體制，又有亞洲四小龍的優異經濟表現，更有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經結合發展路線，亦存在著堅持共產主義不放的北韓專制政權，當然也有東協國家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集體表現。政經發展路線的多元模式，使得此一區域充滿著各種競爭與對立，但各國又熟知必須採取合作方式，以求得

⁵ 參考秦亞青著，《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77、214。

⁶ Daniel Twining, "America's Grand Design in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Summer, 2007), p.79.

經濟繁榮與國力提升。從戰略安全面相分析，東亞區域強權間的權力關係，在新世紀出現新的變化。美國雖是當今世界超強，且傳統上對東亞事務主動參與且具有主導力量，但是近年來區域內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俄羅斯的「走向東方」政策，日本右派政治力量的勃興，希冀扮演政治大國角色，以及東協區域經濟力量的大幅提昇，再再使得東亞區域大國為尋求新的角色與地位，在此區域安全環境中，展現出又聯合（合作）與鬥爭（競逐）的複雜戰略情勢。⁷美國認為當前東亞地區已聚積了大量導致不穩定與大規模衝突的主要因素，嚴重影響該地區的安全發展。茲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分述重點如下：

一、中國大陸實力的崛起與威脅

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國力大幅提昇，對東亞現有權力結構已產生重大影響。中共政權在東亞區域中利用大國外交手段，採取「東協加一」、「上海合作組織」、「召開六方會議」、「防止核武擴散」等多元模式，積極尋求對外和諧與發展外交戰略，以確保其在東亞安全環境中的大國地位，及維護其戰略安全利益。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中胡錦濤主席再次強調「和諧世界」的外交戰略，其指出：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⁸雖然中共信誓旦旦在其和平崛起後，希望致力於建立和諧世界，然而美國對中共目前軍事能力發展，認為已威脅到區域安全，且對中共發展彈道飛彈打擊能力、反太空武器、高科技武器系統、戰略武力與戰場無人飛機等，對於美國安全利益與東亞安全產生嚴重威脅，尤其兩岸軍力發展的不對稱趨勢，已對台灣安全構成重大挑戰與危機。⁹由於中共軍

⁷ 巨克毅主編，《東亞戰略格局與台海安全》（台北：鼎茂圖書公司，2006年），序言。

⁸ 胡錦濤，〈十七大政治工作報告〉，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2007年10月15日）。

⁹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RC 2006* (Washington D. C.: U.S. DoD, 2006), p.26.

事力量已具有戰略發展「能力」，但中共未來戰略走向「意圖」仍然未明，使美國目前對中國未來戰略角色之評估一直在審慎交往與威嚇防範之中擺盪。

二、北韓核武問題的爭議與困境

北韓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發生第一次核武危機後，2002 年 10 月出現第二次危機，迄今北韓核武發展問題依然是東北亞安全環境中的不穩定因素。北韓一直企圖利用發展核武，採取「戰爭邊緣」政策，要求各項經濟援助，以解決其內部發展困境。然而美國小布希政府視北韓為邪惡軸心國家之一，採取強硬態度，拒絕北韓核子勒索。2006 年 7 月，北韓向日本海進行飛彈試射，10 月上旬更變本加厲悍然進行核子試驗，嚴重影響到東北亞安全形勢，並引起國際社會震驚。聯合國隨即通過 1718 號決議譴責並要求北韓放棄核武計劃，重返六方會議，並決定對北韓採取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之制裁。「六方會談」自 2002 年 8 月開始舉行第一輪會談，經過四年來六輪會談努力，終於在 2007 年 10 月初達成協議，北韓同意在 2007 年底前提交核子清單，並在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監督驗證下，關閉寧邊核子設施的核心反應堆。緊接著兩韓領導人盧武鉉與金正日舉行高峰會議，會後兩韓簽署「和平繁榮宣言」，雙方願意密切合作，締結永久和平條約，結束軍事敵對狀態。然而必須觀察的是：北韓未來是否真正拆除核子設施，朝鮮半島是否可以達到無核化目標，兩韓是否真能締結永久和平協議，走向真正的和平發展之境；相信這些理想目標，目前尚無法落實，整個東北亞安全情勢依然充滿著各種懷疑與猜忌。

三、日本的軍事擴張與右傾發展

日本的經濟發展實力一直在全球居於領先地位，然而受到二戰後和平憲法的限制，日本的軍事發展皆以「自衛」為主。不過近年來日本防衛政策大幅轉變，2003 年 6 月日本政府通過「有事三法」：《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強調日本面對有事之際（日本遭受外來攻擊），日本首相可以制定對應方針，同時可以徵用一般民眾財產與

設施，讓自衛隊能夠迅速展開反擊。2005年11日，日本政府通過將自衛隊改變成爲軍事色彩濃厚的自衛軍，2006年12月國會通過將防衛廳升格爲防衛省，相當於正常國家之國防部，這使得日本軍事力量擴張得到合法性地位。由於日本改變其防衛政策與國家發展方向，主要受到國內新保守主義右派意識型態的影響，不論是2001年上台的小泉純一郎、2006年上任的安倍晉三、以及現任的福田康夫，在外交與安全事務上皆主張強硬的手段，利用美國反恐政策與中國軍力發展、北韓核武威脅之際，逐步發展積極性的防衛政策，¹⁰使日本朝政治與軍事大國的方向邁進。目前日本大幅擴張海上軍事力量，一方面爲保障海外經濟利益及石油能源通道，另一方面爲確保周遭島嶼主權與資源開發，使得日本成爲重視海洋意識的海洋大國。在邁向政治與軍事大國的過程中，日本的大國角色將會型塑自我在東亞與全球的新地位，然而日本對於二次大戰的侵略行爲沒有深刻的反省，其一味地想放棄和平憲法、增強軍備的做法，對於東亞安全及戰略發展情勢必將產生重大的影響。

四、東亞各國主權問題與爭議

當前東亞區域中國家主權爭議往往形成地區不穩定之重要因素。例如：日本與俄羅斯之間的「北方四島」主權問題，日韓之間的獨島（竹島）領土主權之爭，我國與日本之間的釣魚台（尖閣群島）領土爭議，中日之間東海經濟資源開發爭議，南中國海的島礁領土主權之爭，以及南海開採石油資源之紛爭等，這些爭議皆形成東亞區域衝突與危機的主要焦點。然而東亞主權危機最引起國際關心與注目的則是兩岸主權爭議。

目前海峽兩岸隔海對峙，中共政權提出「一國兩制」與「一個中國」政策，強迫中華民國政府接受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模式；然而台灣民進黨政府則主張「一邊一國」、「公投制憲」，並以台灣獨立作爲與大陸對抗的策略。

¹⁰ Akio Watanabe, "Has Japan Crossed the Rubicon? Defense Policy since the Higuchi Report,"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7, No.4 (2003), pp.238-240.

顯然，兩岸之間各自因為主權之爭，形成軍事與安全上的衝突，進一步將影響東亞區域之穩定與發展，更對世界和平影響至鉅。

五、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的擴散

目前在東南亞地區受到國際恐怖主義侵入的影響，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延伸到泰國、緬甸等地，所形成的「恐怖新月地帶」，已成為恐怖主義發展的新網絡，造成區域安全的嚴重威脅。東南亞恐怖主義主要受到伊斯蘭極端主義之「新穆斯林」社群影響，恐怖主義團體之發展與活動頻仍，例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聖戰軍」，菲律賓的「阿布薩耶夫」，馬來西亞的「聖戰組織」，泰國南部的「北大年聯合解放組織」等，這些恐怖團體不斷俟機發動攻擊，形成東亞安全的新焦點。另一方面，由於東南亞區域反恐戰爭的持續進行，亦促成印尼、菲律賓、泰國、新加坡等國家戰略地位的上升，形成東亞安全的重要戰場。除此之外，東南亞地區尚受到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影響，例如國際販毒、國際走私、非法偷渡、海盜搶劫等行爲，皆嚴重影響地區安全與發展。

六、東亞缺乏和平發展的安全機制

東亞地區的安全發展在美、中、俄、日等大國力量的影響下，形成一種暨競爭又合作的潛在衝突局面。加以東亞各國彼此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型態等方面的差異極大，不易形成區域之間緊密的認同與合作。目前已有的區域合作機制除了東協模式（十加三）之外，東亞高峰會議、東協區域論壇（ARF），以及「北韓核武六方會談」機制，已具備多邊安全對話的可能初步基礎。另外二軌對話的機制，例如：亞太安全理事會（CSCAP）、東北亞合作對話會議（NEACD）等，¹¹均是東亞安全交流的重要學術對話機制。然而真正建構一種地區安全與合作的永久機制，在目前東亞潛在的衝突與相互不信任

¹¹ 請參閱 “Northeast 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http://igcc.ucsd.edu/regions/asia_pacific/neacddefault.php.

的危機之中，尙未形成解決危機之共識；未來東亞各國必需朝建立和平發展的安全機制方向思考，或許才能真正解決區域間衝突，邁向東亞的和與繁榮目標。

參、美國東亞戰略的構想與目標

面對東亞地區複雜的戰略安全形勢，美國的東亞戰略主要構想即在確保東亞地區的战略領導地位，並希望其霸權支配力量不會受到挑戰。美國認為如果其不介入與主導東亞安全事務，其戰略利益將會受到嚴重的損害。鑒於美國在國家安全利益與霸權支配戰略的思考之下，美國的東亞戰略目標，主要內容有以下四項：

一、確保既得的領導地位

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的主要戰略構想與目標，就是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其以構建雙邊同盟關係與共同防禦體系，保持強大的前沿軍事力量，並積極進行防止共產勢力擴大。直到 1970 年代初期，隨著越戰的結束及中共與美國關係的解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战略構想與目標亦隨之大幅調整。1990 年代初冷戰結束、迄 20 世紀末，美國在克林頓政府期間，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戰略構想，主要以預防性防務的戰略設計，亦即以「預防+威懾」的戰略態勢，構築東亞地區的安全。¹²在此戰略目標下，以美國為主導的安全戰略內容，主要考量：(一)美國繼續承擔此一地區的軍事任務；(二)加強遏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三)針對共同面臨的安全挑戰，舉行新的區域性對話；(四)支持在此區域中之各國建立民主與對外開放。¹³

由此可知：美國在後冷戰時代，一直重視其在東亞暨太平洋地區的战略利

¹² 參考：吳心伯著，《太平洋上不太平：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9。

¹³ “Clinton in Korea: A Call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New York Times*, July 11, 1993, p.A8.

益，並持續確保其在此區域的支配與領導權。911 事件之後美國小布希政府雖然以全球反恐作戰為主要目標，其軍事力量深入中東、中亞與南亞地區，但是在東亞地區美國結合傳統盟邦力量，如：日、韓、菲、泰等，及非傳統國家：中、俄、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共同合作反恐，加強區域反恐安全機制，共同打擊與防範 WMD 武器的擴散；在全球反恐目標下，美國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並在東亞地區繼續確保其一貫的領導地位與支配優勢。美國政府在 2006 年 3 月公布之《國家安全戰略》，特別強調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在東亞地區有廣泛的利益，為了區域的穩定與繁榮，美國必須支持交往、利用前進防禦態勢，維護健全的伙伴關係，以促進地區經濟整合，擴大貿易與投資，加速民主與人權的實踐。¹⁴

二、加強東亞軍事存在力量

美國是否能取得東亞地區的領導權，主要核心關鍵取決於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力量，特別是在東亞前沿地區的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從後冷戰時期迄今，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力量之變化，可以區分四個階段加以分析：

- （一）第一階段從 1990~1994 年：隨著冷戰結束，共產主義力量的衰弱，美國曾經作出裁減東亞駐軍人數，從 13 萬 5 千人減少到 10 萬人。美國並關閉部份國家美軍基地，撤出美國的軍事力量。此階段美國在亞洲軍力已呈現全面減少與衰退趨勢。
- （二）第二階段從 1995~1997 年：克林頓政府上台後終止裁減駐軍，將東亞地區駐軍維持與歐洲同等水準，亦即兩個地區皆保持 10 萬駐軍。主要部署在日本（45000 人）與韓國（37000 人），另外二線部署軍隊在關島與夏威夷。此階段美國增強東亞前沿軍事力量，目的在阻止地區霸權出現，並防止與因應突發性地區衝突。
- （三）第三階段從 1998~2001 年：美國政府再度調整東亞安全戰略，依據 1998

¹⁴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6), Chap.VIII.

年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將在新世紀前 15 年之戰略機遇期，將國家安全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傾斜（戰略東移），並加強美國的軍事存在。2000 年開始，美國在東亞前沿國家與地區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增加關島基地的軍事力量部署，並在東亞區域進行各種類型的軍事演習，次數多達 300 餘次。

- （四）第四階段從 2001~2007 年：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導致美國的軍事戰略以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團體與其背後支持的流氓國家為主；雖然在東亞地區暫緩美國軍事戰略之調整，但是美國仍然保持東亞的軍事力量並無減少。隨著美伊戰爭的結束與戰後重建，美國為維護其在亞太之軍事優勢，持續加強軍事戰略調整，除計劃執行各軍種之聯合作戰，並加強各地駐軍先進攻擊力量；美國更與東亞盟國進行各種聯合軍事演習，目的即在預防區域潛在衝突與危機。

三、防範區域大國的崛起與挑戰

通常區域強權國家的崛起，常常帶給全球霸權國家之安全威脅，且認為其在此區域的安全利益受到損害與挑戰，因而會引起此區域之競爭與對抗；霸權國家常會支持區域崛起之強權國家的主要對手，以求共同圍堵潛在的挑戰國家。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目標，往往隨著區域強權之崛起愈加重視與關注。早期對東北亞俄羅斯的軍事防範與關注，隨著中共力量的崛起，美國愈加關注與重視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方向，及其對東亞與國際安全情勢之影響。

美國在 Clinton 總統任內視中國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然而在小布希政府初期則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爾後於 911 事件後，美國為尋求中國的協助反恐，調整對中關係，聲稱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合作關係」，並希望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處理全球安全議題。由此可知，美國在東亞地區戰略構想中，對於中國的崛起一直處於矛盾認知之

中，其在不斷協調或平衡內在的矛盾，一方面希望與中國合作，共同面對全球安全；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崛起後，威脅區域安全發展。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矛盾認知，主要將中國定位於「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換言之，美國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戰略發展意圖不明，未來中國的崛起與發展，對於東亞可能帶來正面影響，或可能帶來負面衝突與危機。但是，美國基於最高國家安全利益，其在東亞地區的戰略規劃與目標，仍然以防範區域大國（例如中國）的挑戰為主要考量，這將是美國持續不變的戰略思維與目標。

四、有效管理區域衝突的發生

美國在東亞地區戰略設計的另一重點，就是防範與阻止區域衝突的發生。由於地區國家衝突的發生，將會影響地區的安全與發展，進而影響美國的安全與利益，因此作為地區安全秩序的主要維護者，美國利用外交與軍事手段，有效管理區域衝突的發生，已成為美國在東亞戰略目標中的另一思考重點。

冷戰結束迄今十餘年間，東亞地區發生多次區域衝突與危機，例如：1994年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1996年中共試射飛彈，造成台海軍事危機，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所形成的經濟危機，2001年9月以後的東南亞恐怖主義攻擊危機，2002年10月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2004年底中共漢級潛艦在日本琉球海域活動，引起日本自衛隊緊急警戒，2006年中共宋級潛艦在太平洋跟蹤美國航空母艦小鷹號之軍事意外事件，以及兩岸政府自2005年以來，因「統獨爭議」所形成的台海政治與軍事危機等；這些危機與意外衝突，皆由於美國利用外交斡旋或是有限的軍事介入而告解決。美國雖未能完全制止或根絕區域衝突與危機，但是藉由其全球霸權優勢地位及軍事力量，仍能防止區域危機的升高，而能有效管理區域衝突的發生。

肆、美國東亞戰略的模式與主要作為

基於前述美國東亞戰略構想與目標，美國政府因應不同戰略情勢所選擇的

戰略模式與主要作為亦有不同考量。一般探討美國戰略制定的過程，主要會思考美國國家利益作為戰略模式選擇的依據。美國學者 Robert Art 提出當前美國國家利益排序有所謂一項生死攸關的利益（根本利益），兩項高度重要利益，以及三項重要利益，內容見下表¹⁵：

	美 國 國 家 利 益	利 益 排 序
1	保護國家安全（本土防禦）	生死攸關利益
2	維護歐亞大陸之大國和平	高度重要利益
3	波斯灣石油通道安全（石油價格合理）	高度重要利益
4	國際經濟的開放（經濟全球化）	重要利益
5	民主的擴展與鞏固（尊重人權）	重要利益
6	預防嚴重的氣候變遷	重要利益

上述第一項生死攸關利益，由於 2001 年 911 美國本土遭受恐怖主義攻擊，且受到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MD）之流氓國家威脅，促使美國非常重視國土安全，而做出首要的戰略選擇。第二項高度重要利益指的是在歐亞大陸是否出現具有侵略性的大國或區域霸權，這種區域安全威脅成為美國高度重視的戰略考量。第三項波灣石油安全及石油價格上漲，亦成為全球包含美國重視的高度重要利益，目前中東地區伊拉克、伊朗等國安全情勢複雜，造成全球石油價格狂飆，影響美國大戰略之選擇。後三項利益：自由經濟、民主人權與氣候變遷，屬於國家長期關注的焦點，主要必須利用自由主義的合作模式，採取柔性權力的訴求，逐步達成國家利益的實踐。

Robert Art 依據前述美國國家利益，提出了八種大戰略模式：支配戰略（dominon）、全球集體安全戰略（global collective security）、地區集體安全戰

¹⁵ Robert J. Art,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5.

略 (regional collective security)、合作安全戰略 (cooperative security)、圍堵戰略 (containment)、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離岸平衡戰略 (offshore-balancing)、選擇性交往戰略 (selective engagement)。Robert Art 並且認為適合美國在 21 世紀最佳戰略應是「選擇性交往戰略」，此戰略旨在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它在作為不足與作為過份之間採取一條中庸之道，他既沒有走向孤立主義、單邊主義的極端道路，亦沒有走向世界警察的極端方向。此一戰略要求美國在海外適當的軍事介入，以防患衝突與危機於未然。¹⁶

美國學者 Barry Posen 與 Andrew Ross 在討論美國戰略模式選擇時，亦曾提出四種戰略模式：新孤立主義 (neo-isolationism)、選擇性交往 (selective engagement)、合作安全 (cooperative security)、優勢支配 (primacy)。¹⁷其中亦強調選擇性交往戰略依據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觀點，企求大國之間的和平，倘若發生區域衝突，則進行有選擇性的軍事介入與干涉，以求得區域安全的平衡與穩定。

事實上，考察當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模式，依據美國政府 2006 年 3 月公佈之《國家安全戰略》內容分析，美國在新的安全環境下，必須優先處理的一些安全議題，主要有：(一)、支持人類尊嚴的追求；(二)、強化同盟合作，打擊全球恐怖主義；(三)、加強合作防止區域衝突；(四)、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與威脅美國及其友邦；(五)、透過自由市場與貿易，創造全球經濟成長；(六)、推展民主政治；(七)、發展與其他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合作議程；(八)、調整美國國家安全機制，以因應 21 世紀的挑戰；(九)、掌握全球化帶來的機會並因應其挑戰。¹⁸上述九大安全議題的提出，顯示美國的全球戰略任務仍以全球「優勢支配」戰略為主，而以「圍堵戰略」、「選擇性交往」、「區域同盟」與「合作安全」為輔，藉由多重戰略模式之運用，以因應當前全球戰略

¹⁶ Ibid., pp. 9-10.

¹⁷ Barry R. Posen and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3(Winter 1996/1997), pp. 5-53.

¹⁸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March, 2006).

新情勢。各項戰略模式內容與目標表列如下：

模式 \ 內容	理論邏輯	戰略主要目標
優勢支配戰略	最大/攻勢現實主義	主動打擊全球恐怖主義及嚇阻支持的國家
圍堵戰略	最大/守勢現實主義	圍堵區域霸權與潛在戰略對手
選擇性交往	權力平衡/傳統現實主義	積極介入區域衝突與危機國家
區域同盟戰略	雙邊合作/守勢現實主義	結合地區戰略夥伴、防止戰爭
合作安全戰略	多邊合作/守勢現實主義	透過多邊合作達成軍備控制 防止衝突發生

準此，由前述美國大戰略模式的選擇來看，美國在東亞的戰略模式與主要作為亦包含前述五種戰略，並呈現一種多重性的混合戰略作為，亦即針對全球恐怖主義及流氓國家採取優勢支配戰略；針對東亞地區出現的霸權或競爭對手如中國，則採取圍堵與選擇性交往戰略；對於東亞其他國家則採取區域同盟與合作安全戰略。如此的戰略模式選擇與運用，更具有實用性、有效性、靈活性與彈性。茲循序分析如後：

一、優勢支配戰略之實施

美國自 911 事件以後，將打擊恐怖主義列為當務之急，其採取之優勢支配戰略是一種攻勢策略，亦即是一種進行全面嚇阻的攻勢現實主義。美國對於支持發動恐怖主義的國家，例如：阿富汗與伊拉克採取「先發制人」攻擊策略，對於在東南亞地區遭受恐怖主義攻擊侵害的國家，例如：印尼、菲律賓，美國亦大力以軍事力量協助反恐，在被稱為「重反東南亞」的軍事反恐行動中，利用雙邊或多邊的聯合軍事演習，全面嚇阻潛在敵人之威脅。

美國的優勢支配戰略在東亞地區落實，主要是借重東亞各國共同合作反恐

行動，加強美國優勢軍力與前進部署，並採取「4D」方式：Defeat（擊敗）、Deny（拒絕）、Diminish（減少）、與 Defend（防衛）四項打擊恐怖主義策略，結合外交、經濟、資訊、軍事、情報等有力工具，以消滅各區域恐怖主義之威脅。在 2006 年《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美國國防部特別指出，在太平洋地區嚇阻衝突與維持穩定方面，美國與區域國家之整體聯合行動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前進部署部隊與彈性嚇阻方案，成功地讓潛在敵人不敢蠢動，同時讓盟國與友邦獲得了保障。¹⁹

美國在東亞地區軍事力量的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ment），目前以擴大關島海空軍基地規模為主要戰略考量。關島是美國在西太平洋最前沿的戰略據點，亦是美國在東亞軍事戰略部署的中心點，不論北到東北亞日韓，南到澳紐各相距 3000 公里，美國只要部署戰略轟炸機與先進戰鬥機，可對西太平洋地區發生之緊急事件，達成嚇阻與預防功能。2000 年 8 月美國已部署 64 枚（AGM-86 空射巡航飛彈），2004 年 6 月美國部署 B-52H 重型轟炸機（戰略半徑 9600 公里），2008 年將部署「全球鷹」無人偵察機，以及 2008 年美國在阿拉斯加部署之 F-22A「猛禽」戰鬥機，將定期飛往關島駐訓。²⁰另外美國在關島亦增加部署核子動力潛艦，以及增加部署核子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美國透過在關島強化的海空軍力量，具有「遠端力量」投送能力，而成爲兵力投射樞紐（power projection hub），強化了美國優勢支配戰略中的彈性嚇阻功能。

除上述彈性嚇阻方案外，美國更提出「針對性嚇阻」概念，依 2001 年「核子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中所擬定的「新核武戰略鐵三角」，美國未來軍力發展將具備：（一）、更多元的非動能與傳統攻擊戰力；（二）、保持核子嚇阻能力；（三）、發展彈道與巡弋飛彈防禦能力。透過戰略鐵三角組成一個反應靈敏的「國家指揮管制系統」，利用電腦網路作戰方式，以達到最新嚇

¹⁹ U.S.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Washington DC: DOD, 2006), Chap.1.

²⁰ 星島環球網，〈美軍全球鷹部署關島可偵察亞太縱深地區〉，
http://www.singtaonet.com:82/glb_military/200610/t20061013_358737.html

阻需求。²¹

二、圍堵戰略的實行

美國實施圍堵戰略主要在二次大戰後針對共產主義蘇聯的崛起，在地緣政治觀點的思考下，為預防歐亞陸權強國之擴張，由 Kennan 提出圍堵政策，規劃相關的戰略部署，內容主要由美洲大陸的東西兩大洋出發，分別結合包圍歐亞大陸的兩大新月形的陸地邊緣國家，以圍堵當時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共產主義霸權。²²圍堵戰略的目標是為防止特定的侵略國家，以「集體防禦」匯集各方力量，以預防性（preventive）軍事作為，以對付新的挑戰者。²³

由於中共在東亞地區的政經實力快速崛起，及其軍事力量不斷上升，美國面對中共日益重要的地位與強權角色，如何因應處理對中關係，成為其東亞戰略的核心思考目標。在美國國內針對中國崛起引發之辯論中，大致分成「圍堵派」、「合作派」與「交往派」三類。「圍堵派」採納現實主義的邏輯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與現代化軍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將成為東亞霸主地位，從而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因此美國必須調整與東亞各國的安全同盟，及與其他國家的緊密軍事聯繫，利用優勢的軍勢力量，以遏制中國的軍事擴張與發展。「合作派」亦從現實主義出發，認為美國若要實現其在歐亞大陸或東亞的戰略目標，必須要同中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才能維護地區的穩定。至於「交往派」則從新自由主義思維出發，認為美國通過積極的交往「形塑」或是「改造」中國，使之成為美國的伙伴，而不是對手，並且使中國逐漸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化價值，在現存的國際體系中與美國利益靠攏，並接受國際制度與規範。²⁴在上述三種不同觀點中，顯然美國在克林頓總統時採取「交往+圍堵」戰略，以積極交往為主要手段，但是仍主張有限的「軟圍堵」；但是到了小布希政府時代，則採取

²¹ U.S. DO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Washington DC: DOD, 2006), Chap.3.

²²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George F. Kennan, *At a Century's Ending: Reflections, 1982-1995*(N.Y.: W. W. Norton, 1996).

²³ Art, *op.cit.*, pp.110-112.

²⁴ 吳心伯，前揭書，頁 170-172。

「圍堵+交往」戰略，真正爲了防止中國的軍力快速擴張，而採取「硬圍堵」戰略，²⁵但是爲形塑中國朝正面道路發展，仍然重視「交往」戰略，并希望中國成爲重要的經濟伙伴，及扮演國際事務中的「負責任的利益關係人」角色。目前美國對於中國每年軍費預算增加表示深切憂心，依據中共公布的軍費預算，2007年爲450億美元，2006年爲354億美元，2005年爲310億美元，每年均以14%-18%左右增加；美國認爲中共實際軍費開支應爲公布數額的2到3倍，換言之，2007年的國防支出應介於800億美元到1150億美元之間，僅次於美國而高居全球第二。²⁶除了軍費大幅增加外，中共大幅度更新武器裝備、發展外太空反衛星武器、研發殲-10戰機、發展新型戰略核子動力潛艦、以及新型彈道飛彈打擊能力，均對地區安全形成威脅與挑戰，當然更引起美國的關注與防範。

必須說明的是美國對中共的「圍堵 (containment) + 交往 (engagement)」戰略，有學者合稱爲「圍和」(congagement)，換言之仍以圍堵爲優先考量，以交往合作爲次要策略。美國在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及國防部公佈的QDR文件中，則強調使用防範 (hedging) 一詞，²⁷認爲中國目前處在「戰略十字路口」，必須預先防範中國軍事力量的擴張，及其對東亞地區的安全威脅。換言之，美國政府已正式使用「防範」一詞，代替過去常使用之「圍堵」，俾求減少圍堵一詞之負面形象，並強調「預防準備」之重要性。然而美國所行使的戰略內容與作爲並沒有任何改變。

²⁵ 所謂「軟圍堵」指的是在經濟、制度、價值、觀念上有限的牽制力量。所謂「硬圍堵」則指加強軍事力量的部署，防範對手的軍事擴張。參見：Joseph S. Nye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4(1999), pp.22-35.

²⁶ 星島環球網，〈中國軍費增長17.8%，美國欲瞭解擴軍意圖〉，
http://singtaonet.com:82/glb_military/2007.03.05.

²⁷ "hedging"一詞在金融領域中常用，亦指利用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套期保值」，規避風險之意；亦有「兩面下注」、「事先預防」之涵意。參見：余碩，《未來幾年美國對華政策走向分析，國際戰略縱橫，第二輯》(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年)，頁136-138。

三、選擇性交往戰略的實施

美國在東亞地區實行選擇性交往戰略，主要是針對東亞地區可能發生之重大衝突與危機，而能積極交往與介入，預先防患於未然。Robert Art 強調：選擇性交往戰略是一種預防性和預警性戰略，它包含兩項重點：一是必須擔負最重要的安全承諾，第二必須要有軍事力量在海外部署軍隊。²⁸就以目前東亞地區出現的兩項潛在重大衝突與危機，一是北韓核武問題與危機；二是兩岸主權爭議與危機而言，美國分別依據衝突（危機）性質，透過選擇性交往戰略提出化解衝突之安全保證，及利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後盾，得以暫時化解危機與僵局。

首先，美國在處理北韓核武危機事件上，透過中國召開「六方會談」及與北韓多次雙邊會議，要求北韓放棄核子試驗與相關設備，接受聯合國原子能總署之監督與查驗，並同意解除對北韓之經貿制裁，將北韓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除外，美國且同意提供北韓能源、糧食及其他經濟援助，未來北韓在廢核之後，雙方關係可朝向建交正常化方向發展。美國在處理危機過程中，除了同意給予北韓相關之經濟與安全保證外，另一方面今（2007）年以來，美國與日本、韓國在東北亞多次大規模軍事演習，展現軍事力量，目的即在迫使北韓走向談判桌，並接受終止核武計畫；顯然美國的交往介入努力與中國的協助，最終使得此一危機暫告落幕。

美國在兩岸主權爭議與軍事衝突中，一向扮演著維持台海動態平衡的推動者，更是以其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爲避免兩岸衝突緊張的嚇阻重要角色。美國對兩岸的政策與原則，建立在「三報一法」的基礎上，並主張「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兩岸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並以此維持台海和平現狀。換言之，美國在台海事務上以積極交往介入戰略，主導台海安全與和平發展。美國採取「雙重制約」（dual restraint）與「雙重保證」（dual assurance）的策略，前者指的是「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後者則是向中共保證美國不支持台獨，不會尋求

²⁸ Art, *op.cit.*, pp.134-135.

台灣永久脫離大陸，但亦向台灣提出遵守前總統雷根的六項保證。²⁹目前台灣民進黨政府利用 2008 總統大選，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顯然已觸及台海安全底線，美國與中共相繼強烈反對，然而此一議題正在發燒，未來美國將進一步採取何種政策抑制民進黨政府法理台獨的「挑釁」行爲，或是針對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採取何種因應對策，這皆是美國政府必須要慎重思考與面對的課題。

四、區域同盟戰略之實施

當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同盟戰略乃是其整體東亞混合戰略中重要的依託力量。現有東亞地區在美國主導下的「輻輳式」(hub and spoke system) 同盟體系，³⁰包括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美菲同盟與美泰同盟等，皆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其建立的時間分別是美日同盟於 1951 年、美韓同盟於 1953 年、美菲同盟在 1951 年、美泰國盟於 1954 年。美國與這四個國家的雙邊防務條約，延續至今成爲美國在東亞安全戰略中的重要戰略伙伴。

(一) 美日同盟發展

美日同盟一直是美國東亞同盟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更是美國在東亞戰略中信賴的力量。由於冷戰後中國的崛起，北韓核武威脅、俄羅斯向東發展、加以美國政府正面臨財政赤字，故美國亟需要依靠日本力量，導致美日關係緊密發展，安保體制不斷強化。1996 年 4 月雙方簽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加強了雙方在軍事防衛上的合作；1997 年 9 月雙方制定「美日安保防衛指針」，除了強調平時的合作，更強調當日本遭受武力攻擊時，及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雙方在情報交換、政策協商、提供物質支援、相互防衛援助等方面之合作。1999

²⁹ 巨克毅，〈當前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之探討〉，收錄於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第十六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昆明：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2007 年 7 月 30 日)，頁 327-331。

³⁰ 輻輳式體系，指的是以美國為中心，呈放射狀分布，猶如車輪中心與輻條之設計。參見：Daniel Twining, *op.cit.*, p.79.

年日本通過「周邊事態法」，使得日美雙方在東亞地區進行軍事合作範圍加大，包含庫頁島以南、菲律賓以北地區。

2001年9月日本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強化了日美在反恐議題上的合作，以及日本海外派兵的許可權力。2003年6月通過的「有事三法」，2005年2月美日「2+2會議」，在檢討安全條約範圍時，首次納入台海問題列為共同戰略目標。2005年10月美日達成協議，美國將在日本港口部署核子動力航空母艦。2006年在「實施整編之美日路線圖」中，更將安保對象從北韓與中國，擴張至全球反恐目標地區，範圍包括從東北亞到中東、非洲等「動蕩的弧形」區域。2007年5月美日「2+2會議」，雙方協議日本應積極建構飛彈防禦系統，共同承諾飛彈情報合作，並積極擴大美日澳軍事合作，未來希望拉入印度，而形成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聯盟的戰略新框架。由上述美日安保同盟戰略發展觀察，其首要目的在聯合壓制中國的崛起，限制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更希望促成亞洲的北約版（美、日、澳、印四國同盟），藉以共同圍堵中國的崛起發展力量。

（二）其他同盟發展

美國與韓國軍事同盟發展甚久，雙方軍事合作關係緊密，目前美軍在韓國駐軍共3.7萬名，其中陸軍部隊2.8萬名，軍事設施有98處，雙方每年均有例行聯合軍事演習，以及相互磋商機制。1998年美國公佈之《東亞安全戰略報告》指出：美韓同盟目的在保護韓國免受北韓攻擊，並且維護亞太地區穩定。然而隨著2007年10月初兩韓領導人高峰會議，雙方同意密切合作，締結永久和平條約，結束軍事敵對狀態；未來美軍在南韓基地將向南遷移，且兵力重新部署，以及雙方合作項目將會彈性調整，例如：處理東北亞區域糾紛、安保等問題；但是雙方同盟關係相信是不會改變的。

美國與菲律賓同盟關係歷史發展甚久，然而在1991年菲國政府決定關閉駐菲美軍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與蘇比克灣海軍基地），雙方關係產生波折。

1998年2月雙方又簽訂《軍隊互訪協議》，據此協議美國軍艦可在菲國港口停泊。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與菲國加強反恐合作，兩國強化軍事合作內容，菲國同意美軍使用上述兩大基地。目前雙方每年皆有大規模軍事演習，增強反恐作戰能力。

美國與泰國同盟關係發展甚為穩定，冷戰結束後泰國亦關閉美軍駐泰基地，但兩國關係一直友好。2001年911事件後，泰國與美國加強反恐，2003年泰國政府並同意派遣部隊到伊拉克維持秩序；從2002年迄今，美國、泰國與新加坡展開多次「金色眼鏡蛇」大型軍事反恐演習，成效良好。美國並提供泰國在軍事訓練、裝備設施等大力援助，雙方在反恐、防止WMD武器擴散、打擊毒品走私等方面密切合作。

新加坡雖非美國的正式盟國，但與美國軍事合作亦相當緊密。2000年美國與新加坡簽署協議，同意在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整建為航空母艦可以停靠之深水碼頭，該工程已於2003年完成。美國視新加坡為南中國海進入印度洋的前哨基地，雙方建立密切軍事合作，並多次合作軍事演習；美國並提供軍售包括F-15、F-16新式戰機，使得新加坡在軍事現代化下獲得先進空中武力支援。

五、合作安全戰略之實施

合作安全戰略不只是軍事領域合作，亦擴大合作範圍包括經濟、社會、環境等領域，目的在透過多邊合作協商達成朝向共同安全的目標。Craig Snyder特別指出：合作安全戰略指的是發展一種建立在相互保證而不是相互嚇阻基礎上的，在地區範圍內對安全相互性理解，這種相互保證的發展可以使人們擺脫安全困境的煩惱。³¹是以，合作安全戰略中，強調各國在軍事安全合作上，透過相互保證增加軍事透明度，並建立信心與安全措施（CSBMs），經由各參加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例如在軍事演習中互派觀察員，軍事情報與訊息的共享，聯合軍事訓練與聯合武器採購計畫，聯合發展科研項目，共同邊界的非軍

³¹ Craig A. Snyder 著；徐緯地等譯，《當代安全與戰略》（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42。

事化，相互交換國防政策，以及地區安全決策的互動與磋商，促使地區安全日趨穩定發展。

美國在東亞的合作安全戰略中，不僅與前述同盟國家進行各項安全合作項目，對於非同盟國家，例如：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甚至潛在戰略對手中國，亦採取軍事交流與合作行動。例如：2006年5月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William J. Fallon 邀請中國派員觀摩在關島舉行的「勇敢之盾」(Valiant shield) 軍事演習，爾後中國同意派遣十人參訪團觀摩美軍的演習。另外，雙方並推動高層軍事互訪，藉以化解可能的敵意與表達善意，雙方並同意維持定期安全對話機制，針對區域安全，雙邊關係或軍事合作等議題交換意見。³²

伍、結論

當前美國的東亞戰略是美國全球支配戰略中的重要部份。東亞地區各國的政經發展日趨重要，顯然美國對於全球戰略重心位置部署，已朝向亞太(東亞)地區轉移。美國的東亞戰略模式選擇，目前採取的是一種多重性混合戰略運用，然而其戰略核心目標仍以針對「中國崛起」之美中關係發展為戰略規劃與思考重心。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崛起產生極大矛盾認知，因此對於美中關係之未來發展，產生眾多不同預測。美國學者 Aaron Friedberg 在論述未來美中關係發展時，提出從自由主義、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三派學者的不同觀點，再區分成樂觀與悲觀看法，作出綜合性描述與預測，³³內容見下表：

³² 蔡明彥，〈布希全球戰略中的中國因素：矛盾認知與雙軌戰略的形成〉，收錄於巨克毅編，《當前全球戰略發展的新視野》(台北：鼎茂圖書公司，2007年)，頁53-54。

³³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2(2005), pp.7-45.

理論家	樂觀看法	悲觀看法
自由主義派	相互依存 制度 民主化	中共政權：權威主義/不安全的危險轉型 美國政權：十字軍式的民主
現實主義派	中國實力：受到限制 中國目標：受到約束 安全困境：減弱	中國實力：增加中 中國目標：擴展中 安全困境：緊張
建構主義派	強調認同、戰略文化、規範： 透過制度接觸，美中關係更有 彈性與柔性。	經由相互衝擊與危機發生：美中關係轉變的更嚴肅與強硬

由上述內容分析來看，美中關係發展已呈現兩種不同的預測，這也正呈現出美國政府在戰略判斷上的兩難，其一方面希望中國未來成為全球化、民主化與國際制度中的參與者及「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並透過制度接觸形塑中國成為國際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則又採取現實主義下的「防範戰略」，透過利用其他各種戰略，包含「區域同盟」、「選擇交往」、「合作安全」以及「嚇阻」等以求打擊或降低中國影響與挑戰。顯然美中兩國在東亞地區中又合作與競爭的複雜關係，將成為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的首要因素。

其次必須強調：台海主權之爭所引起的軍事衝突與危機，將是美中關係互動中的關鍵因素。這些年來中共軍力不斷提昇，雖然尚未形成與美國抗衡局面，但是中共不斷加強之戰略核子嚇阻力量，業已引起美國極大的關注與重視。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使得美國充分瞭解中共對台灣統一的企圖心；然而美國對台灣實行自由民主與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認知，使得其必須確保台灣以對抗中共。目前台海維持現狀是符合美中現階段共同戰略利益，因為中共必須發展國內經濟，強化充實國力，不想發動戰爭，引發經濟發展危機；而美

國必須優先處理全球反恐戰爭任務，無暇干涉與介入台海衝突。顯然，民進黨政府正利用中美兩大強權戰略重心選擇的「落差時期」，進行法理台獨的戰略冒險，亦即利用 2008 年總統大選時期，以台灣名義「公投入聯」，希望操縱國內選舉利益。由於民進黨政府一再企圖利用「民主化」手段，達到「台獨化」目標，不僅導致國內政局不安，更引起兩岸走向衝突的危機，亦嚴重影響到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目前美國與中共已針對如何避免「台海地區爆發軍事衝突」的議題，雙方達成明確的「防範危機預警機制」，顯然北京與華府「共管台海」的架構已經確定，這對於台灣民進黨政府未來冒進行動必將產生重大影響。

最後，吾人必須深刻瞭解：目前台灣的前途繫於美國的東亞戰略利益，美國與中共未來關係發展倘若朝向樂觀面進展，則台灣前途選擇「現狀維持」將可確保臺灣安全，且可分享美中穩定發展的戰略利益。倘若美中關係未來日趨悲觀，則台灣前景擺盪在兩大強權競奪之中，屆時必須利用兩強戰略矛盾，才能發展出最有利的國家戰略選擇與方向。

